

【文学研究】

# 唐代诗文中“华胥国”意象及其内涵

韩理洲, 张争光, 韩绪耀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唐代诗文, 分析“华胥国”这一诗文中的常见意象, 意在明确其内涵, 为古为今用之借鉴。分析认为: 唐代诗文中有的借“华胥国”歌颂盛世, 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 有的借“华胥国”讽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 还有诗文歌颂“华胥国”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谐的民俗, 这些均丰富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内涵, 并赋予了时代特色。

**关键词:**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唐代诗文; 华胥国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4-0038-03

## Images and connotations of “Huaxu State” in poems and prose of Tang Dynasty

HAN Li-zhou, ZHANG Zheng-guang, HAN Xu-y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y closely researching the documents, poems and proses in Tang Dynast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mages of “Huaxu Stat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s of them and provides a model for us to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poems and proses of Tang Dynasty, “Huaxu State” was used to eulogize the prosperous times and express author's political ideals, or pasquinade the corruption of officialdom of governing classes. It was also used to praise unforced, unsophisticated and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folk customs, which enriches the meaning of the ancient legend about Huaxu State, and endows it with the tim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iteratur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poems and prose of Tang Dynasty; Huaxu State

## 0 引言

华胥是传说中中华民族始祖伏羲氏的母亲。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庖牺氏, 风姓也, 母曰华胥, 燧人之代有大迹出雷泽, 胥履之生庖牺。”又,《太平寰宇记》载:“蓝田卫三皇旧居, 境内有华胥陵。”从现代考古学和人类社会学研究可知, 华胥氏是距今八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的一支, 生活在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渭河流域, 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代表。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 蒙昧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的

自然、淳朴、和谐成为文明时代提倡清静无为、返璞归真、小国寡民的道家的社会理想, 于是便有了“华胥国”的社会模式。成书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记述了一则令人神往的黄帝梦游“华胥国”的故事: 黄帝即位三十年, 忧天下之不治, 昼寝而梦, 游于华胥之国。华胥之国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 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 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 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 自然而已; 其民无食欲, 自然而已。不知乐生, 不知恶死, 故无夭殇; 不知亲己, 不知疏物, 故无爱憎; 不知背道, 不知向顺, 故无利害; 都无所爱憎, 都无所

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撻无痛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蹶其步,神行而已<sup>[1]</sup>。黄帝梦醒后,深思“养身治物之道”,“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华胥国”的传说,是黄帝养身处世的哲学,也是治理国家的蓝本,经过二十八年,“华胥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个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千余年来深深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古代文献多有记载。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强大,思想文化政策相对宽松,尊道、崇儒、礼佛,三教共弘,形成了一种气势恢弘、信心百倍的开放的文化心态和自由空气。在这个文明盛世时期,“华胥”、“华胥国”、“华胥梦”也成了文人反复吟咏的意象,留下了许多诗文。初唐的王绩、王勃,盛唐的张说、李白,中唐的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晚唐的李商隐、陆龟蒙等名流都有鸿篇佳作言及有关“华胥国”的传说,赋予了这一古老传说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个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借鉴。

## 1 借“华胥国”歌颂盛世,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隋朝灭亡后,唐王朝吸取隋亡的教训,统治者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唐太宗时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唐高宗即位,继续坚持唐太宗时的基本国策,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迎来了“开元盛世”。杜甫在《忆昔二首》中描述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sup>[2]2325</sup>当时农业生产相当发达,“邠来榛棘之所,遍为秔稻之川”。在这样的情况下,唐代士人普遍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他们有着更为恢弘的胸怀、气度和抱负。王勃在《上九成宫颂表》中云:“伏惟陛下体元纂极,模神建隧,栋梁三气,庭阶六合。……茅殿晨凝,寥廓峒山之驾。臣沾风太上,庇影华胥”,<sup>[3]115</sup>他的《九成宫颂》亦描述道:“陛下承灵太一,踵睿登三,……桃野见其亡之兆。……故夫含吐万物,至功也;制平八表,大业也;一阴一阳,神道也;乃文乃武,圣图也。……升中作睿,握四海而为尊。……华胥已泰,济群生于不死之庭。”<sup>[3]371</sup>王勃运用“华胥”典故,把唐高宗比作华胥,把他治理下的国家比作“华胥国”,以此来歌颂唐高宗统治下的政治清明、人民康泰、国家统一。

盛唐诗人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曾表达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

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sup>[4]1225</sup>的政治理想。他在《明堂赋》中云:“圣主犹夕惕若厉,惧人未安,乃目极于天,耳下于泉。飞聪驰明,无远不察,考鬼神之奥,摧阴阳之荒。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反本,人和时康。建翠华兮萋萋,鸣玉銮之缺缺。游乎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于鹑首之野,讲武于骊山之旁。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陆而苞陶唐。遨游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阳,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贵理国其若梦,几华胥之故乡。于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群云从龙,众水奔海,此真所谓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sup>[4]52</sup>此赋作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sup>[5]</sup>,此段文字前半部分总结了唐玄宗以来采取的开明政策以及励精图治的实际行动;后半部分希望唐玄宗能够像黄帝那样广求治国之“至道”,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几华胥之故乡”、“元元澹然”的国家大治。作者引用“华胥国”传说意在鞭策唐玄宗能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也表明其一贯坚持的政治理想。

此外,开元时期的宰相、著名的“大手笔”张说有两首诗吟咏“华胥国”、“华胥梦”。其一《扈从温泉宫献诗》云:“不知远梦华胥国,何如亲奉帝尧君”,<sup>[2]961</sup>其二《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应制以题坐右》云:“文明遍禹迹,鰥寡达尧心。正在亲人守,能令王泽深。朝廷多秀士,熔炼比精金。犀节同分命,熊轩各外临。圣主赋新诗,穆若听熏琴。先言教为本,次言则是钦。三时农不夺,午夜犬无侵。愿使天宇内,品物遂浮沉。寄情群飞鹤,千里一扬音。共蹑华胥梦,龚黄安足寻。”<sup>[2]924</sup>诗人积极入世,把当朝帝王比作尧舜,渴望参与到政治中来,并自比汉宣帝时的黄霸、龚遂,愿做一名“循吏”来辅佐帝王,使国家达到“华胥国”式的理想之国。诗人王维在《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中云:“唐尧后兮稷契臣。匝宇宙兮华胥人。尽九服兮皆四邻。干降瑞兮坤降珍。”<sup>[2]1262</sup>此诗作于天宝七载(公元748年),诗人同样借用“华胥国”来赞美唐玄宗统治下唐王朝出现的空前盛世。

## 2 借“华胥国”讽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

唐玄宗统治后期,奸臣当道,宦官专权,社会矛盾尖锐,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卖炭翁》中之“苦宫市也”,无不反映出唐王朝由盛转衰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文人们的精神世界笼罩在惶惑之中,他们在动荡的现实中感到了前途的

渺茫,流露出对“华胥国”理想社会模式的向往。“华胥国”在文人的笔下已被当作一面反衬社会现实的镜子,他们用黄帝通过“自然”、“无为”、“养身治物”实现“天下大治”来讽谕当朝的统治者误国殃民;以“华胥国”不可求来讽刺统治阶级由于骄奢淫逸而导致亡国;以理想中的“华胥国”的“自然”、“民风淳朴”来讽刺官场中的尔虞我诈。

晚唐李商隐在《思贤顿》中云:“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不见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宸襟他日泪,薄暮望贤西”。<sup>[2]6 248</sup>诗中“不见华胥梦”言唐玄宗不能像黄帝那样“养身治物”,实现“天下大治”;前六句描写唐玄宗沉迷于声色、宴乐、斗鸡、舞马,自恃天下太平,无励精图治之意;诗的最后两句写唐玄宗出逃途中的悲苦情形,前后对比,对晚唐统治者的讽刺与警醒作用不言自明。此外,元稹在《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三首》其一中云:“国付重离后,身随十圣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文言虚设,华胥事眇然”。<sup>[3]4 504</sup>诗中“华胥事”则是代表了唐宪宗“寻仙访道”之事。据《新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一月丁亥,命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以求药。十二月庚戌,迎佛骨于凤翔”。<sup>[6]218</sup>此诗讽刺了唐宪宗求仙佞佛,浪费巨额国帑的骄奢淫逸行为。

刘禹锡有《楚望赋》云:“动植瞭兮已分,山川郁乎不平。复人寰之喧卑,涵浩浩以营营。追向时之景光,不可骤得以再更。意华胥之梦还,犹仿佛而驰精。”赋序曰:“予既谪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与夜郎诸夷错杂。”<sup>[7]</sup>刘禹锡关心政治,渴望乘时建功,但他却因时获罪,唐宪宗即位后,扼杀了“永贞革新”,制造了“二王八司马”事件,从此诗人累遭贬谪,踏上了命运多舛的坎途。此赋当是他贬谪武陵时所作,经历了政局变幻、宦海沉浮的磨炼,看惯了官场中的蝇营狗苟、世间的人寰喧嚣,诗人更加高标傲世、倔强旷达。此赋中他把贬所之居地描写得诗情画意,但社会现实与“华胥梦”式的国家治理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样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及对统治阶级的嘲讽之情。晚唐诗人李群玉曾在《进诗表》中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歌咏声明文物不暇,何议讽刺,兴于笔端。”其诗《昼寐》云:“正作庄生蝶,谁知惠子鱼。人间无乐事,直拟到华胥”。<sup>[2]6 588</sup>表现了诗人对晚唐社会衰落的讽刺和对“华胥国”理想社会模式的向往。此外,晚唐吴融《便殿候对》云:“宣呼昼入蕊珠宫,玉女窗扉薄雾笼。待得华胥春梦觉,半竿斜日下厢风”。<sup>[2]7 878</sup>同样表达了诗人对晚唐社会的讥讽之意。

### 3 对“华胥国”中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谐民俗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道教在唐代尤为盛行,被统治者奉为国教。唐代文人在道教的影响下返归自然,崇尚本真。《列子·黄帝》中虚构的道家乌托邦式的“华胥国”:国家无官吏,人民没有嗜欲,不知亲己疏物,人与人平等、自然、和谐,民风淳朴和精神自由的“无何有之乡”。这与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sup>[8]</sup>描写的社会模式有相似之处,而“华胥国”模式主要强调的是“自然”,唐代文人用诸多诗文表达了对这种淳朴民俗和精神自由状态的追求。

王绩在《醉乡记》中叹道:“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游焉,故为之记”。<sup>[9]</sup>此文中王绩虚构了一个“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的“醉乡”:其土旷然无涯,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其人任清,无爱憎喜怒,不食五谷。由此看来,王绩崇尚的是老庄的“绝圣弃智”自然无为的大同社会。但他更喜欢饮酒,《新唐书·王绩传》载:“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著《五斗先生传》”。<sup>[6]5 595</sup>他常以刘伶、阮籍、陶渊明自比,醉后获得的安适、精神自由是他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唐诗人白居易亦借酒自乐,其《卯时酒》曰:“佛法赞醍醐,仙方夸沆瀣。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咽入腹内。煦若春贯肠,暄如日炙背。岂独肢体畅,仍加志气大。当时遗形骸,竟日忘冠带。似游华胥国,疑反混元代”。<sup>[2]4 976</sup>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是白居易政治生涯中最明显的转折。诗人晚年崇尚佛道,但又以诗酒自乐,适性而为,他经常把学佛与饮酒并提,而诗人饮酒与学佛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苦闷失意时麻醉自己,排遣内心的忧愤,感受精神极度自由的放浪形骸之狂态,“似游华胥国”一般。晚唐陆龟蒙在《奉和袭美酒中十咏·酒乡》中云:“谁知此中路,暗出虚无际。广莫是邻封,华胥为附丽”。<sup>[3]7 142</sup>亦虚拟了一个“醉乡”,即庄子所说的“无何有之乡”。庄子《逍遥游》云:“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释文》云:“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谓绝迹无为之地也”<sup>[10]</sup>,亦是精神自由之所。和王绩、白居易一样,理想中的“华胥国”正是他追求“自然”、“精神自由”的理想之家园。

(下转第50页)

和概念”<sup>[12]</sup>。胡塞尔更认为:“本质并不是一种隐藏于现实背后的东西,一个人在直观中立刻把握呈现在感性观察中的本质”<sup>[5] 179</sup>。这种“立刻把握”的气质也即美国社会评论家米尔斯所说的“社会想象力”。我们认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想完成反映生活本质的“宏大叙事”和优秀作品,就一刻不能没有这种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培养一点都离不开哲学,所以文学只有和哲学联袂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劳伦斯就是自觉应用哲学并将其作为世界观来观照生活的成功典型。正是得益于哲学的滋养,他才能见微知著,因小见大,发觉“直接”外在的东西背后的“意义、思想、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概念”。

## 5 结 语

劳伦斯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与其汲取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三人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无疑,这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作者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升华自身的创作境界是有启发意义的。

### 参考文献:

[1] 罗 婷. 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 北京: 东

方出版社, 2002.

- [2] 罗 婷. 论戴·赫·劳伦斯的继承与创新[J]. 外国文学评论, 1991, 5(3): 97-102.
- [3] 劳伦斯. 安宁的现实——劳伦斯哲理散文集[M]. 姚暨荣,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 [4]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楚图南,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5] 刘放桐. 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6] 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吴士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 [7] 柏格森. 形而上学导言[M]. 刘放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8] 米哈尔卡娅. 论劳伦斯[J]. 文艺理论研究, 1988, 9(1): 88-95.
- [9] Aldous Huxley. The letters of Lawrence D H[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7.
- [10] 劳伦斯. 灵与肉的剖白——劳伦斯论文艺[M]. 毕冰宾, 译. 南京: 广西漓江出版社, 1991.
- [1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 林 尘, 张唤民, 陈伟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12] 黑格尔. 美学: 第1卷[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上接第40页)

此外, 中唐杨巨源《春日奉献圣寿无疆词十首》云:“化入綈组大, 恩垂涣汗馀。悠然万方静, 风俗揖华胥。”<sup>[2] 3 734</sup>此诗为奉和应制之作, 诗人盛赞圣上, 标举当朝承华胥之遗风, 认为在当朝的统治之下人与人自然、淳朴、和谐。晚唐诗人张绍《冲佑观》云:“大始未形, 混沌无际。上下开运, 乾坤定位……心悬真洞, 梦到华胥。乃眷名山, 追惟圣迹。”<sup>[2] 10 024</sup>这反映了诗人崇尚道家的身心自由和清静无为。中唐郑絪《奉和武相公省中宿斋, 酬李相公见寄》云:“高阁安仁省, 名园广武庐。沐兰朝太一, 种竹咏华胥”;<sup>[2] 3 581</sup>陈陶《圣帝击壤歌四十声》中云:“寤寐华胥国, 嬉游太素乡。”<sup>[2] 8 484</sup>这些诗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那种自然、淳朴、和谐民俗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 4 结 语

在文明盛世的唐代, 文人歌咏“华胥国”, 并非提倡回到“茹毛饮血”的远古社会,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了道家的清静无为, 走上了积极的进取之路, 拓宽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之意。不管是初唐、盛唐, 还是中唐、晚唐, “华胥国”都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反映他们对理想社会的积极追求。“华胥国”的

理想社会模式也能对生产力高度发达、文明层次更高的现代社会提供有用的借鉴, 其描绘的人人平等, 人与人自然、淳朴、和谐对构建和谐社会不无裨益。“诗言志”, 唐代文人或诗或文, 借“华胥国”或歌颂盛世, 或讽谕现实, 或虚拟自己精神世界的“无何有之乡”, 丰富了诗文的个性化表达, 这些都是“华胥国”这一古老传说穿越历史沧桑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3] 蒋清翊. 王季安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4] 李 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5] 詹 锓. 李白诗文系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6] 欧阳修, 宋 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7] 瞿蜕园. 刘禹锡集笺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8] 陈鼓应. 老子注释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9] 王 绩. 王无功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0]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